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

往救景宗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彦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

有刑

銑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八寸

曰及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善曰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
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向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軍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之將軍趙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善曰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也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本作斯在字善曰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不可以語勇新序曰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竊尋獯勳險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翰曰獯儉匈奴名也謂後魏王也師謂梁軍也善曰獯儉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曰淮徐道濟所向風靡也

功則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善本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近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

而司部懸

隔斜臨寇境銑曰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善曰杜預左故使狡

虜馮陵淹移年善本作月向曰憑陵依據也善曰杜預左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

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

張秦

摧醜虜

翰曰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

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

恭屍不能得也亟數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

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

起聞戰鼓聲噴吒而卒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

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極其餘眾求恭屍卒不

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

汧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方

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濟仍執醜虜方

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

亡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陵

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為戍已校尉恭以踈勒城旁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

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虜

以為神明引去言蔡道恭過於李耿之感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

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

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

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

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

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銑曰單于後魏主

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

也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也

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

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夷狄之士善曰漢書曰武帝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

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

本

作討

不時言邁

翰曰受命不即行也善曰晉起居注曰詔檀

故使蝟

謂結蟻聚水草有依良曰言曰景宗縱魏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貌

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

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力屈匈

善本作凶字

威

向曰孤城謂司州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胡

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

雖然猶應固

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貽取劔辱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劔折挫也

景宗即主

善本有景宗即主一句

濟曰駭驚實用也

善曰

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

王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臣謹案

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

史湘西縣開國侯且景宗擢自行間違茲多幸

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

違遇也非分而得諱之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向曰漢高祖曰獵者追蹤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

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善曰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賞

茂通侯榮高列將

翰曰茂重也

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負檐

丁裁弛氏鐘鼎

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力屈匈

善本作凶字

威

向曰孤城謂司州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胡

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

雖然猶應固

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貽取劔辱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劔折挫也

景宗即主

善本有景宗即主一句

濟曰駭驚實用也

善曰

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

史湘西縣開國侯且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

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向曰漢高祖曰獵者追蹤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

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茂通侯榮高列將

翰曰茂重也

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負擔

裁弛

鐘鼎

遽列

濟曰負擔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鍾鼎食貴事也遽疾

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

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獲自已

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善曰孟子曰墨

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

道恭云逝城守案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向曰棄甲退敵

也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諷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

生曹死蔡優

當

善本作劣字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面目

翰曰人斯謂景宗也靦強也善曰

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昔漢光命將

坐知千里

濟曰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

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

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

違教者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負敗也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善

曰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

世出

向曰挺拔也略謀也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也

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翰曰出征者必察廟筭吉凶而後行善曰趙克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仇西征賦曰彼雖眾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得筭多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後魏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

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

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善曰汧馬督誅曰聖朝

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愍彼司氓案

善本作致字辱非所傷也司

氓司州之人也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

早朝承歎載懷矜惻致

茲虧喪何所逃罪

翰曰載則矜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良曰肅敬憲法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胡伐反劾

發其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將帥絃

胡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

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絃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

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一首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良曰後漢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

然後入見晉汜毓敦睦九族交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善

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曰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義善本義上有士節夫

聞之有立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

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

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禪書曰承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

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

整恒善本作常字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金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偵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三戶前隔箔善本

無隔箔字攘拳大罵突進屋善本作房字中屏風上取車帷准

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

問失善本有物字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善本有及字母并奴婢

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字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

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亡字父舊

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

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賊字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

整便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

奴當百先是眾奴善本有整字兄弟未善本無未字分財之前

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

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眾

整意貪得當百推綠草與遂整規當百行善本無行字

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

不迴更奪取婢綠草偵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

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白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

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

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善本有整字兄善本有寅字

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
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
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
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
失車攔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
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
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
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作志字等四人于時在
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
車攔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

苟奴

善本無苟奴字

列稱

善本無稱字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

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

津陽門糴米遇

善本作過字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攔

龍牽苟奴登

善本有時字

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

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集五十錢

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

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稱

善本作孃字

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

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偵賣

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

諸所連逮繼善本作結字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

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闔合其勇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閭歷諸侯弔屈原曰闕茸

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直以前

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

代外戚仕因紈袴翰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

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惡積豐稔親舊側目

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善曰漢書

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善曰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邸

都側目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

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救裳包咸論語注

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

不寐而謬加大杖銑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

不省視竟夕不眠豈謂庶私乎舜之事父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善曰謂打遠也謝

承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弟子嘗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也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

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

之薛包善本作苞字分財取其老弱向曰後漢薛包好學篤

乃中分財奴婢取其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汝不能使田廬取其荒

穢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矣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習所

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

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

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爭訟寡嫂翰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

仕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許與寡嫂爭訟遂不

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向曰孟嘗

通高鳳字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心託毫素袁彥伯名曰頌曰迹誇為

良曰衣無常主則泥毓也善曰顏延年陶整之撫姪食有

徵士誅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圓

故人

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

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

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何其不能折契鐘

庾而檐

昌惟交質 徵二反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使言使雖負鐘

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使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檐帷裳也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

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使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

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

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向曰紳冕衣冠也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

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通曰世教所不容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作除官輒勒外 善本有收字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付

善本作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

無攔字 龍牽請付獄測實 善本有其字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

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善注同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良曰左傳去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雋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誥書烈業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

不婚遂巡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浪合之義升降窳

烏瓜切善隆誠非一揆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

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善曰禮記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使

次第善曰尚書曰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充反翰曰懷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獨舛猶雜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荅賓戲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

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姻婭亞淪雜罔

計斯庶濟曰淪混也罔無也庶庶皆賤人也道善曰毛詩曰

有廝養卒如廝賤也販粥鬻祖曾以為賈古道良曰以祖曾之高

利有如商賈之道善曰鄭明日腆土顏曾無愧畏曰

立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承明若

夫盛德之削世業可懷向曰削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藥邵之家前微未遠翰曰藥

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善曰左氏傳既壯而

大夫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善曰左氏傳既壯而

叔向曰藥邵胥原降在阜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善曰左氏傳既壯而

室竊貲莫非阜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阜隸賤者也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結禱離以

行箕帚誘咸失其所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禱禱帶也婦

偶是以失所善曰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儀毛萇曰禱婦人之幃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

寓弘革典憲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

求生以害仁也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向曰殄滅也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

申須曰葇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宸紀與

言思清敞俗者也翰曰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宸敞俗謂雜為婚姻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宸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懦

亂品謬掌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法自謙已謬妄而今權臣口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

蠹大猷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遣使行風俗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

梁冀權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主源事同狐鼠

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大道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據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

重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氏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也賈遠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源雖人品庸陋胃實參華向曰胃代也華榮華也曾祖雅位

登八命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鄰人為右僕射

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良曰璿為東宮官

也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源頻叨諸府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戎禁預班通徹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預列此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

諱曰通而託姻好善本作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

秦唯利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鉤命法曰源人

是視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

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

奮奮胥胥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

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伐善曰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

閱閱誦府音義曰明其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

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源

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善本有婚璋之下錢五萬以

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崩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崩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武秋

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晷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

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自顯

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比異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惟房之私罪甚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責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篋也鄙

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湯繩違允茲簡裁銑

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又及五十五

又及五十五

又及五十五

又及五十五

又及五十五

又及五十五

繩僂言糾謬

源即罪

善本無罪字

王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

藉世資得參纓冕

向曰世資祖父之業也參謂入仕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同

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翰曰禮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詩云民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

善曰列子曰夏桀躬紂魯桓齊穆狀貌十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且非我

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

善本作薰猶不雜聞之前典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

濟曰季文子曰

聞薰猶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善曰左氏

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猶不同器而

藏汙馬督誅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立曰管管鍵也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銑曰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

高門隆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

向曰衡橫

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善曰說文曰蔑輕易也蔑與憊古字同

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

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宜實以明科黜之流

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

來日

濟曰伍等也己汚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

視事如故

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與官之時也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曰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牋一首

楊德祖

銑曰黃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摠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善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授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殺之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向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損辱嘉

命蔚矣其文

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濟曰諷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

若

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

異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於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袁氏故云異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土公至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

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荅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

之資有聖善之教

向曰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資用也 善曰發武王名也

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

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頓首而竦耳非夫體

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濟曰竦耳傾聽善曰老子曰天

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

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此植文章不可及也善

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是以對鵞蜀而辭作暑賦

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銑曰植曾作鵞

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植為鵞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

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曰不敢獻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

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

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

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然而字弟子掛口市人拱

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

共者不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之士

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善

曰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

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

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善曰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

書悔其少照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失照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 善曰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楊子法言或問

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僞言耶 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鷃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

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

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系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翰曰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

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勳績詞賦

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

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晉魏顆以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鍾景公之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

帛傳遺後 **輒受所惠竊備矇矇** 矇矇 矇矇 誦詠而已

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矇矇 敢望惠施以忝

莊氏 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

相知者也故引之 善曰曹植書 季緒瓌瓌何足以云 銑

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 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瓌瓌小器也 善曰曹

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

太守 **反蒼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繫休伯 向曰文章志云繫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辨知為丞相主簿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

守譙繫欽從還牋與余其文甚麗繫步何反 善曰文章志曰繫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

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繫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

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 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

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

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

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濟曰笳白上呈見果如

其言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

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濟曰壤地也潛氣內

轉哀聲善本作音字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

舊笳曲美常均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簫也均曲也善曰廣雅曰抗高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

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

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向曰黃門樂宮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善曰漢書曰鄭聲亢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長笛賦桓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

門工倡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善

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

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

喉轉為之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

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銑曰衽衣衿泣流貌墮墜也慷慨歎息也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自左驥都史妯奴寒姐名倡向曰左驥史妯寒姐皆樂人名倡樂也善曰魏志

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也其史妯寒姐能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

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善曰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

奇濟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

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進也事

謂西征也訖音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所調喉轉也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興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太祖辟為

軍謀祭酒典記室東阿王曹植也善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翰曰辱命謂得

貌也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

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然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

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

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義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

應機立斷良曰西門過謂船人曰干將莫邪之劍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錘今子將檝乘

舟子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無異於未視之狗也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

此矣善曰說苑曰西門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曰

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錘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

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

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

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音

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義既遠清辭妙句炎念絕煥炳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詞光明也善曰說文曰

焱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

於駑馬馬可得齊足輸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不可得也善曰呂氏

春秋曰飛兔腰裏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士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駑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夫

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

益著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巴文之惡矣善曰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韻則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甲乙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

吟頌良曰載則也歡言呈大之也韞藏櫝櫝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者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夫

吟頌愛之深也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成一首善曰魏珞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此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為文

太子時重善曰魏志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魏略曰質字季

重為朝歌長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所具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降善本作隆字形於寸墨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不留也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

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

游入有管絃之歡罍且酒樂飲賦詩稱壽良曰謂在太子所時

也厠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

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自謂可終始相報善本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字竝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字竝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

善本作誠字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銑曰陳琳徐幹劉

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

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善和貞虞度也有度謂寇至也輻至言眾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

微兵之書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

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

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

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

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濟曰嚴助吾立壽王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與助等相連皆棄市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立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

奔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其與聞之也至於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

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夕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

可畏也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善曰服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所天善本無伏惟所天字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

圃善本作圃字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善曰答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

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

鸞龍之文奮矣向曰抗高也摘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

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

王才實百之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

質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善本有巴字四十

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善本作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

已之索耳翰曰墜失勅正蹈履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

俗聽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

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

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猶欲

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冑鋒刃也

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耆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不勝悽悽

因銑曰悽悽敬也善曰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

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向曰質遷為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

吳季重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

日無以過也濟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秦昭王遺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君幸

過寡人願與君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

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曾易盈先取沈頓醒

寤之後不識所言

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
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冥也

頓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銑曰謂前人之教化

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金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

岡平代

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

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翰曰鄰近栢人縣名

漢高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高祖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

弗宿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

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

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

軍二千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

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出窮

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

車之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善曰廉頗藺相如俱趙將也

東接鉅鹿想

善本作存字

李齊之流

良曰漢文帝問馮唐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未嘗不思之鉅鹿縣名也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

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 善

曰西都賦曰都人士士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取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翰曰闇弱謙也莅臨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

列

能也

濟曰邁行豫樂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工與紅同毛

至於奉導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

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字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

良曰賦布也威

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慄慄敬貌庶幾慕近也 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

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銑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

太守數年賜詔曰君啟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執迹也今不

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啟承

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立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

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咸

向曰漢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

入帝城死不恨矣故云憤積是也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

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善本作顯字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古今一揆先

後不質構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

與張敞陳咸相類也 善曰爾雅曰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觀不敢多

云

良曰觀見也

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賤一首

阮嗣宗

良曰鄭冲為太傅魏帝封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

公卿將相皆詣府勸進籍為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大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

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

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

遂荷阿衡之號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

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

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

指麾乃封營丘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

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

旄鉞一時指麾皆大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

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

談善曰美談已見上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承

相也世有言不絕也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

良曰綏安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

馳迴首內向 銑曰姜維隴右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

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 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

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西征羌棘東馳封禪文 東誅

曰昆蟲聞懼迴首內向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

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

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 向曰叛逆謂諸葛誕反上

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

兵萬眾吳仗軍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闔閭吳王也 以比孫

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

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

反上親臨西圍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

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 以比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

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 是以殊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俗畏威東夷獻舞 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

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 良曰謂封為晉公善曰毛詩率由 明公

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銑曰旨意也聖意謂

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元功盛勳光

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 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

祚如此謂晉原 內外協同靡僞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僞失

之地巍巍高貌 由斯征伐則可 善本有 服濟江掃除吳會 銑曰由

也吳會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 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

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 迴戈弭節以

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宗信

麾天下

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

善曰長楊賦曰迴戈遠

無不服邇無不肅

濟曰肅敬邇近也

善曰國語祭

大魏

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

晉文公皆輔翼周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

揖許由豈不盛乎

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曰余有幽憂之疾未暇理天下也堯朝許由於沛澤曰請屬天下於

夫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皆讓也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

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箕山之也至公至平誰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向曰隣比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

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冲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詞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善本作隋字

謝玄暉

濟曰眺為隨王府文學世祖勅眺可

都遷新安王記室牋辭隨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

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汗

上黃下鳥之水願

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良曰潢汗兩水也蹇跛也

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

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強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

莫遂也善曰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

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

善本作

嗚

鳥舍反銑曰皐壤

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皐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善曰莊

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坂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嗚咽流涕善本作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向曰言服習王

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翻落也

善曰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漉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

實庸流行能無筭濟曰皆謙詞也言不足數屬天地

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容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揚小

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故捨

未對場圃奉筆兔園免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

善曰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

東亂三江西游善本作

七澤向曰王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澤會稽越境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

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容讌語翰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濟曰鄒陽書曰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沐髮晞陽未測涯淡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

善曰曹植艷歌行曰長者賜顏色

楚辭曰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

肌骨

不寤滄溟未運波且自蕩

善本

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善曰莊子曰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何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渤海方春旅翮先謝
善曰滄溟渤海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翮先謝自喻去王也謝去也翮鳥羽也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
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舊草謂舊所居也清切

之鳥
淒傷也寂寥無人也善曰藩房王府舊草翮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也

輕舟反溯
素弔影獨留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礙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湖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王情愧被也

白雲在天龍
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湖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王情愧被也

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銑曰西王母為穆天子謠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詞云過夏首以西浮顧龍門而不見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

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茲久者思人茲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
春渚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晚也艎舟名也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濟曰朱邸謂王在蓬心非特蓬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

如其
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銑曰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取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也

告辭悲來橫集
銑曰橫交也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

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哀衽席單席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亡簪哭甚哀賈子

曰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衽席而甚切韓子曰文公至河命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

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也

曰衽席單席也

曰衽席單席也

曰衽席單席也

曰衽席單席也

曰衽席單席也

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
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雋不任犬
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大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府記室昉到

官而謝之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日令辰

肅應善本作膺字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副被也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善曰曹植對酒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舊也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苦唾為恩

眇眇力代成飾向曰眇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善曰莊子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翰曰言懷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

氏傳其友謂狼暉曰盍死暉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善本切

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濟

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之西邸從容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至是故引昉

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未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

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

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多幸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

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良曰言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

於驕君之餌餌食也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

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歡

不輟驕君之餌也

善本作賀字銑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也

遂古 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也 **將使伊周奉轡相文扶轂** 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於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戴

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善曰上 **神功無紀** 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作物何稱 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朝初建俊賢翹首 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善曰

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觸也善曰

曰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

穎優劣論陳羣曰頗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 有燕善唐突人參也

再造難荅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

造成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 **雖則隕** 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越且知非報 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墜越也善曰

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情字善曰國語申胥

求以為好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善本情字善曰國語申胥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初齊詔授高祖

梁公加九錫高祖辭之於是左史王瑩等勸 **任彥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字

叔達姓華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 **任昉**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字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搢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紳笏於紳紳大

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懇論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

引致濟曰魯國之法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

今已往魯不贖人矣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

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

隅匹夫之小節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

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

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

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太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鈞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剋殷遂封

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

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

鈞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

民

翰曰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

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

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

曰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歎深微

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

管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

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加以朱

方之役荆河是依

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

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十萬眾於鍾山

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

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

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

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

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

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

成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銑曰班還也師入曰振也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雖繁繭救

宋重抵尼竹存楚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繁抵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繁繭重抵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且告急秦王乃發以善本作今觀古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向與善言本同以居字

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己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闡豎而為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同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不賞之高功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微子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妲己

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殺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闡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王馬走宋均曰女妲己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明公據鞏輟哭厲三

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

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諧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元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屬軍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翰曰楚辭去使湘

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祇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良曰齊桓公曰寡人

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善曰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銑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父之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善曰鐘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

道風素論善曰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

坐鎮雅俗翰曰雅俗謂正風俗善曰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雅俗已見上文

不習孫吳講茲神武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講成也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關與

驅盡誅之氓善本作濟必封之俗

龜玉不毀誰之善曰鐘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

功歟向曰季氏將伐顛史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

兕善本作為君子

使伊周何地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誄劉表曰濂伯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等不逢通變實善曰周易曰通

有愚誠其變使民不倦

不任慳貢款悉心重謁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左氏傳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濟曰晉太尉將濟聞籍有俊才而志倜儻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而籍已去濟大怒志王默默懼與籍書鄉親共喻乃就後謝病歸善注同

藉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

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合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善曰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

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公

群英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

雞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

始下下走為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

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

自歲反銑曰子夏卜商字也魏文侯師之於西河西河魏地名擁彗

申恭敬之禮彗帚也善曰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

彗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

而昭王陪乘

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次律而溫氣至生黍稷衍時居焉燕昭王敬其德

鄒子居於

善本無黍谷之陰

而陪乘也

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次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

簪鄭玄周禮注

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

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善曰鄒陽上書曰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

若夫人者目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

擊而道存焉

以當之

濟曰陋鄙也良曰猥煩也大禮謂辟命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

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

事貴人也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眾也

力不彊

向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時有負薪

補吏之日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

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宗信

宗信

於所
舉矣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

以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于
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喜日

國朝改廣都縣為雙流縣屬

成都府



